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河尾滩边防连列兵周聪聪,在海拔五千四百一十八米的训练场

负重行走二十五公里

# 只为拿到边防巡逻『资格证』

■本报特约通讯员 唐帅 牛德龙

徒步行军中的周聪聪。 牛德龙摄

眉毛挂满冰霜,脸颊冻得通红,最后一个登顶的新兵周聪聪没有像老兵一样站在一览众山小的山顶呐喊,而是仰面朝天,任凭雪花落在脸上。2月9日,下连24天的新兵周聪聪终于完成军旅生涯首次巡逻任务。

周聪聪所在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河尾滩边防连,地处喀喇昆仑高原,海拔5418米,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1月中旬,包括周聪聪在内的3名新兵新训结束后刚刚被分配到这里。

除夕前夜,经过7天的高原巡逻适应性训练,连长孙志国宣布了次日执行巡逻任务的名单,新兵王海涛、胡日查名列其中,周聪聪因为高原反应强烈未能入选。

1月24日,除夕,天上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室外温度低至-36℃。周聪聪目送同年兵王海涛和胡日查走上巡逻路,心里满是羡慕。他急切地找到连队资格最老的班长,询问有什么办法能尽早参加巡逻。

老班长告诉他,连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人要是能负重20公斤绕着连队的训练场一次走完25公里,就说明他已经适应这里的环境,可以去巡逻了。

闻听此言,周聪聪转身回到班里,背起20公斤的背囊来到了训练场。眼前的训练场看起来不大,但老兵们统计过,走完25公里,大概需要3.5万步。要知道,在如此高的海拔负重行走,每一步都很吃力,但迫切想要执行巡逻任务的周聪聪,一咬牙开始了第一次冲锋——

训练场空旷寂寥,周聪聪只能听到自己喘息声和踩在十几厘米厚的积雪上发出的“咯吱”声。尽管他按照班长要求带上了便携式

氧气呼吸器,但刚走了十几分钟,他呼吸越来越急促,心跳越来越快,浑身变得绵软无力。班长见状,告诉他不能逞强,硬把他拉下了训练场……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周聪聪没有放弃,他心里那个想参加巡逻的念头像火焰一样越烧越旺,因为他刚分配到这里就听老兵说过,参加巡逻是一名边防战士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荣誉,只有参加了巡逻,走完了巡逻路,才有资格成为光荣的边防战士!

接下来的几天,周聪聪一次次尝试着,一次次突破着自己的极限,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坚持的时间更长,走得更远,而且摆脱了缺氧依赖。终于,经过10多天的训练,周聪聪在训练场上一次走完了25公里。而他也惊讶地发现,他的高原反应已经不再像此前那样严重了!

2月9日,周聪聪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首次巡逻。整条巡逻路被积雪覆盖,路面结了一层薄冰,每一步都要摸爬着前进,经验不足的周聪聪摔了好几个跟头。尽管如此,大口喘着粗气的周聪聪却没有想要停下脚步的念头,他不时仰望一下山顶,迫切地想知道山的那头是什么样。

海拔越来越高,官兵们往前爬一段,就要停下来喘上一会。临近目标点位,孙志国在前面探路,不断叮嘱战士们:“雪大、坡陡,注意安全!”大家踩着连长的脚印一线排开,压低身体,缓缓前进,目的地终于在40分钟后到达。

经过休整,周聪聪恢复了一些体力,他爬到山顶张开双臂,望着眼前的一座座山峰慢慢地转了个圈,心里满是骄傲。他向班长询问了目前所处的方位,然后朝着家乡的方向,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 一线直播间

# “咱们这俩孩子就叫安安和康康吧”

■本报记者 孙兴维 特约通讯员 林 铨

“老婆你辛苦了,你和宝宝都要健健康康的,等我战胜疫情回来好好陪你们!”2月18日中午,刚出病房,得知远在昆明的爱人王晓霞生下双胞胎,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二科医生殷辉立即拨通视频电话。

连续几天紧急抢救患者,他满身疲惫,但望着视频里的爱人和孩子,那双眼睛一下子放出光芒。

“对她们母子我还是感到愧疚……”一想到这么重要的时刻没能陪在妻子身边,殷辉的眼角有点湿润。

17年前非典爆发时,殷辉还在广州上大学,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冲锋在一线的身影深深感染了他。此次疫情发生时,爱人已有9个月的身孕,

但身为军人,又是重症医学科的医生,他很想到一线抗击疫情,却又放心不下。但王晓霞早从他的眼神中懂得他的心思,对他说:“去吧,但一定要完好无损地回来,我和孩子等你……”

来到火神山,被分配到重症医学二科的殷辉,接触的都是重症和危重症病人,他和其他医护人员每天都在和死神抢时间。有一名患者送到科里时,心跳和呼吸都已经停止,殷辉马上组织抢救,心肺复苏、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经过紧张的抢救,患者的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老公,我和孩子都好,你放心!”视频那头的王晓霞,声音有点哽咽。“宝宝,快看看爸爸!”王晓霞把镜头对向孩

子,孩子竟然发出“呀”的一声,以这种方式 and 远方的爸爸打了第一声招呼。

前方打胜仗,后方作保障。此前得知王晓霞即将生产,殷辉所在单位专门安排人为她送去酒精、口罩等防护用品,还帮忙购买待产包。王晓霞顺利生下双胞胎后,他们专门到医院看望,并送去慰问品。

看着视频里的一双儿子,殷辉眼眶一红,他对爱人说:“咱们这俩孩子就叫安安和康康吧!”

挂断电话,殷辉深吸一口气,对记者说,希望孩子能平安健康地成长,也希望我们能早日战胜疫情,让疫区人民重回平安健康的生活。

(本报武汉2月20日电)

# “远在火神山的爱人,你看到了吗”

■第73集团军某旅卫生连医师 陈 勇

“单位要派一个医疗分队支援武汉火神山医院,我想报名参加,你支持吗?”1月31日下午,正在巡诊途中的我接到了妻子发来的微信。我的妻子梁菁菁是东部战区总医院内分泌科的一名主治医师,疫情爆发后,这是她给我发过最长的一条消息。

看着手机屏幕,我陷入了沉思:火神山医院是当前战“疫”斗争最严峻的地方,去那儿意味着什么,我和妻子心里都清楚。一线的医护人员,有的昼夜不停地奋战,累倒了在工作岗位上;有的为了节省防护服,十几个小时滴水不进……想到妻子如果去了也会面临这一切,我很是担心。

但我们不能退缩,因为我和妻子都是医生,更是军人。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们绝不能退。多注意防护,盼你早日平安归来!”发完这条微信,我心中豁然开朗:全力支持她,让她安心地去战斗。这是我作为“军属”最应该做的事儿。

我父母知道情况后很是担心,但更多的还是理解与支持,他们在家中的微信群里向我们嘱咐:“孩子们,你们俩是爸爸妈妈的一切,你们在前线抗击疫情,一定要平平安安的!”之后,父母再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是每天在群里发他们认真洗手、消

毒、戴口罩的视频,用无声的行动让我们放心。

军人的出征,总伴随着牺牲奉献。其实,何止是我们这个小家,在单位官兵的直系亲属中,有数十人从事医疗工作,多人奔赴武汉抗疫前线,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坚守在各自的岗位。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驻地 and 武汉相距千里,我站在这片名叫“幸福山”的营区,极目远眺:“这弯挂在天边的月牙,远在火神山的爱人,你看到了吗?”

(本报特约记者徐 鹏、通讯员张毅宇整理)

## Mark 军营

# “马上功夫”

新春伊始,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乌拉斯台边防连开展军马越障、马上射击等训练,锤炼人马合一的技战术水平。图为军马饲养员库地来提·哈力克进行“乘马取物”训练。

李兆鑫、肖承祺摄影报道



值班员讲评

# 口令就是“安全令”

值班员:火箭军某团教导员王敏锐 讲评时间:2月24日

这几天,我发现有的干部骨干在晚上查岗时,没有严格回答岗哨的口令询问,而是答以姓名或者职务,岗哨在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后,也不再进一步核实身份。

同志们,这个问题务必要高度重视!

口令是加强战备、明辨敌我的重要手段,正确严格地使用口令,是军人的基本素养。不按要求使用口令,折射出少数同志战备观念不强、安全意识淡化,为警卫目标和哨兵自身安全埋下了隐患。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规范口令的请领、管理和使用,并不定期进行抽查,确保口令使用准确规范,部队安全稳定。

(袁 康整理)

# 上任没几天,咋就有了“看不上”的兵

——随禹城舰出海见闻之二

■王 洋 本报特约记者 孙国强

## 记者探营

禹城舰帆缆班长石志军之前怎么也想不通:教导员黄亮为啥就“看不上”自己?

可在黄亮看来,道理再简单不过。不注意小节、个性还很强,说话大嗓门,有点“牛哄哄”的,虽然没犯过什么原则性错误,但上任没几天的黄亮就是“看不上”。

偏偏去年年底在酝酿表彰奖励事项的时候,舰长王新禹建议将石志军列为荣立三等功人员首选,黄亮当时一听就不太乐意。

王新禹没有急于解释,而是讲了石志军的一个故事。那时,禹城舰赴东海某海域参加海军“勇敢杯”竞赛性考核。在吊放小艇时,由于风浪大,小艇突然晃动,重重地撞击到船舷上,石志

军来不及反应,无名指硬生生被挤断,顿时血染甲板。

就在舰长王新禹考虑返航后送治疗时,石志军经过止血包扎后,坚持忍着剧痛协助战友回收小艇。

听完这个故事,石志军的断指反复出现在黄亮的脑海里,也戳在他的心上。他被石志军的血性折服的同时,也在检讨自己:作为带兵人,为什么先人为主、凭感觉看兵?为什么如此感性、以“貌”取人?

最终,支委会上,大家一致同意上报石志军为荣立三等功人选。

随禹城舰出海采访时,黄亮专门把石志军叫了过来跟笔者打招呼。与他握手时,那根断指十分扎眼!

坐在石志军旁边的3个上等兵,也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舰长王新禹骄傲地说:这3个新兵可不简单!

去年9月,大队组织扫雷专业比武,扫雷区队长张孝才竟然把3个上舰不足4个月的新兵推荐了上来。

王新禹、黄亮一看就觉得不放心:如此稚嫩能堪重用吗?为什么不推荐老兵?

张孝才似乎看懂了两位领导的心思,未等询问,便立下军令状。

想到47岁的张孝才一向老成持重,同时也抱着锻炼新人的目的,两位舰领导勉强答应。

此后两个多月时间,前甲板3平方米的扫雷器材舱内,时常传来“叮咚”声响,那是这3名新兵闷在里面“闭关修炼”。比武当天,3名新兵初生牛犊不怕虎,从40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包揽前三名。

“初生牛犊”挑落“资深高手”,这让王新禹、黄亮两位带兵人更加深信:只要你给战士十分信任,他们就会还你十分惊喜。

禹城舰出海第二天锚泊后,一阵优美的萨克斯旋律《我和我的祖国》吸引了笔者的注意,循声望去,一位上等兵正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

黄亮说,这就是曾让他和舰长“爱恨交织”的兵。

去年,新兵李东皓一上舰,就因才艺特长进了舰领导视线。萨克斯九级,会做多媒体课件,舰长教导员像捡了个宝贝疙瘩似的,特别将他安排到给养员岗位。

可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不到一个月,李东皓就接连出现点名迟到、作风散漫等问题,不仅让黄亮感觉看错了人,也让王新禹觉得看走了眼。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李东皓一上舰就被放在相对“舒服”的岗位,缺乏管教,表面上是战士的错,实际上还是带兵人的责任。

用不管是害兵。李东皓当天就被放到石志军手下“修剪枝叶”。有了这位“硬核”班长的帮带,没过多久,李东皓“兵味”浓了,散漫的毛病不见了,干活也踏实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禹城舰参加大队歌咏比赛,李东皓还用一曲萨克斯配乐为赢得冠军加了分。